

第三回 水小姐俏膽移花

詩曰：

柔弱咸知是女兒，女兒才慧有誰知。

片言隱禍輕輕解，一輕飛災悄悄移。

妙處不須聲與色，靈時都是竅和機。

饒他奸狡爭共用，及到臨期悔又遲。

話說鐵公子遵父命，避是非，出門遊學，茫茫道路，不知何處去好，因想道：「山東乃人物之地，禮義之邦，多生異人。莫若往彼一遊，或有所遇。」主意定了，因叫小丹僱了一匹蹇驢，竟往山東而來。正是：

讀書須閉戶，訪道不辭遠。

遍覽大山川，方能豁心眼。

鐵公子往山東來遊學，且按下不題，卻說山東濟南府歷城縣，有一位鄉官，姓水名居一，表字天生，歷官兵部侍郎，為人任氣敢為，倒也赫赫有名。祇恨年將望六，夫人亡過，不曾生得子嗣，止遺下一個女兒，名喚冰心，生得雙眉春柳，一貌秋花，柔弱輕盈，閑處閨中，就象連羅綺也無力能勝。及至臨事作為，卻又有才有膽，賽過須眉男子。這水居一愛之如寶，因在京中做官，就將冰心當作兒子一般，一應家事，都付與他料理，所以延至一十七歲，尚未嫁人。

祇恨水居一有個同胞兄弟，叫做水運，別號浸之，雖也頂著讀書之名，卻是一字不識，單單倚著祖上是大官，自有門第之尊，便日日在不公不法處覓飲食。誰料生來命窮，詐了些來，到手便消，祇好沒有一般。卻喜生下三個兒子，皆都繼父之志——也是一字不識。又生了一個女兒，十分粗陋，叫做香姑，與冰心小姐同年，祇大得兩個月。因見哥哥沒有兒子，宦貴又厚，便垂涎要白白消受。祇奈冰心小姐未曾出嫁，一手把持不能到手，因此日日挽出媒人親戚來，兜攬冰心嫁人。也有說張家豪富的，也有說李家官高的，也有說王家兒郎年少才高、人物俊秀的，誰知冰心小姐胸中別有主張，這些浮言一毫不入，水運無法可施。忽有同縣過學士一個兒子要尋親，他便著人兜攬，要將侄女兒冰心嫁他。那過公子少年人，也是個色中餓鬼，因說道：「不知他侄女兒生得如何？」他就細誇說如何嬌美，如何才能。過公子終有些疑心，不肯應承。水運急了，就約他暗暗相看。

原來水運與水居一雖久分居已久，然祖上的住屋卻是一宅分為兩院，內中樓閣連接處尚有穴隙可窺，水運因引過公子悄悄偷看。因看見冰心小姐美麗非常，便眠思夢想，要娶為妻。幾番央媒來說，冰心小姐全然不睬。過公子情急，祇得用厚禮求府尊為主。初時，府尊知冰心小姐是兵部侍郎之女，怎敢妄為？雖撇不得過公子面皮，也祇得去說兩遍，因見水小姐不允，也就罷了。

不期過了些時，忽聞得水侍郎誤用一員大將，叫做侯孝，失機敗事，朝廷震怒，將水侍郎削了職，遣戍邊庭，立刻去了。又聞報過學士新推入閣，又見過公子再三來求，便掉轉面皮，認起真來，著人請水運來，吩咐道：「男女配婚，皆當及時，君子好逑，不宜錯過。女子在家從父，固是經常之道；若時難久待，勢不再緩，則又當從權。令侄女年已及笄，既失萱堂之靠，又無棠棣之依，孤處閨中，而童僕如林，甚不相宜。若是令兄在家為官，或為擇婚聽命可也。今不幸遠戍邊庭，生死未卜，豈可不知通變，苦苦自誤？在令侄女，閨中淑秀，似無自言之理。兄為親叔，豈不念骨肉，而為之主張？況過學士已有旨推陞入閣，過公子又擅科甲之才，展轉相求，自是美事。萬萬不可聽兒女一日之私，誤了百年大事！故本府請兄來，諄諄言之。若執迷不悟，不但失此好姻，恐於家門也有不利。」水運聽了府尊這話，正中其懷，滿口應承道：「此事治晚生久已在家苦勸，祇因舍侄女為家兄嬌弄慣了，任情任性，不知禮法，故凡求婚者，祇是一味峻拒。今蒙太公祖老人婉示曲諭，雖愚蒙亦醒。治晚生歸去，即當傳訓舍侄女。舍侄女所執者，無父命也。今聞太公祖之命，豈不又過於父命？萬無不從之理。」說完辭出。

回到家中，便走到隔壁，來尋見冰心小姐，就大言恐嚇道：「前日府尊來說過府這頭親事，我何等苦口勸你，你祇是不理。常言說：『破家的縣令』，一個知縣惱了，便要破人之家，何況府尊？他前日因見侍郎人家，還看些體面，今見你父親得罪朝廷，問了充軍，到邊上去，他就變了臉，發出許多話來。若是再不從他，倘或作起惡來，你又是一個孤女，我又沒有前程，怎生當得他起？過家這頭親事，他父親又拜了相，過公子又年少才高，科甲有分，要算做十分全美的了。你除非今生不打算嫁人，便誤過了這婚姻也由你。倘或再捱兩三年，終不免要嫁人，那時要想大府官人家，恐怕不能得夠。你須細細斟酌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非是我執拗，佰是兒女婚姻大事，當遵父命。今父既遠戍，母親又早去世，教我遵誰人之命？」水運道：「這話方纔府尊也曾說過。他說事若處變，便當從權。父命既遠不可遵，則我公祖之命即父命也。既無我公祖之命，你親叔叔之命亦即父命也。安可執一？」冰心小姐低著頭，想了一想說：「公祖雖尊，終屬外姓。若是叔父可以當得親父，便可商量。」水運道：「叔父，親父，俱是一脈，怎麼當不得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我一向祇以父命為重，既是叔父當得親父，則凡事聽皆憑叔父為之，不必更問侄女矣。」水運聽了，滿心大喜道：「你今日心下纔明白哩，若是我叔父當不得親父，我又何苦來管你這閑事！我兒，你聽我說，過家這頭親事，實是萬分全美的，你明日嫁出去纔得知。若是夫妻和合，你公公又要拜相，求他上一本，你父親就可放得回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得如此便好。」水運道：「你既依允，府尊還等我回話，你可親筆寫個庚帖來，待我送了去，使他們放心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寫不打緊，叔父須制個庚帖來，我女兒家去制不便。」水運道：「你既認我做親父，此事務都在我身上，誰要你制。祇要你寫個八字與我。」冰心小姐就當面取筆硯，用紅紙寫出四柱八個字，遞與水運。

水運接了，歡歡喜喜走到自家屋裏，說與三個兒子道：「過家這頭親事，今日纔做妥了。」大兒子道：「隔壁妹子昨日還言三語四，不肯順從，今日為何就一口應承？」水運道：「他一心祇道遵父命，因我說叔父就與父親一般，他纔依了。」大兒子道：「他一時依了，祇怕想回來，還要變更。」水運道：「再沒變更，連八字都被我逼他寫來了。」因在袖中取出，與三個兒子看。三人看了，俱歡喜道：「好！好！這再動不得了。」水運道：「好是好了，祇是還有一件。」大兒子道：「還有那一件？」水運道：「他說認我做親父，這些庚貼小禮物，便該我去料理才妙。」大兒子道：「小錢不去，大錢不來，這些小事，我們不去料理，明日怎好受他們的財禮與家私？」水運道：「說便是這等說，祇是如今那裏有？」大兒子道：「這說不得。」父子商量，因將衣服首飾，當了幾兩銀子

來，先買了兩尺大紅緞子，又打了八個金字，釘在上面，精精致致，做成一個庚貼，親送與府尊看，道：「蒙太公祖吩咐，不敢抗違，謹送上庚帖。」府尊看了甚喜，因吩咐轉送到縣裏，教叫尊為媒。縣尊知是府尊之命，不敢推辭，遂擇了一個好吉日，用鼓樂親送到過府來。過公子接著，如獲珍寶，忙忙受了，盛治酒筵，款待縣尊。過了數日，齊齊整整，備了千金聘禮，又擇了一個吉日，也央縣尊做大媒，吹吹打打送到水家來。

水運先一日就與冰心小姐說知，叫他打點。冰心小姐道：「我這邊因父親不在家，門庭冷落久。既叔叔認做親父，為我出庚帖，今日聘禮也祇消在叔父那邊，方纔合宜。何況同一祖居，這邊那邊，總是一般。」水運道：「受聘在我那邊，到也罷了，祇怕回貼出名，還要寫你父親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定要寫父親名字，則是叔父終當不得親父了。況父親被朝廷遣謫，是個有罪之人，寫了過去，恐怕不吉，惹過家憎厭。且受聘之後，往來禮文甚多，皆要叔父去親身酬應，終不成又寫父親名字？還是經由叔父出名，不知不覺為妙。」水運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因去買了幾個繡金帖子回來，叫冰心小姐先寫了伺候。冰心小姐道：「寫便我寫，向外人祇好說是哥哥寫的，恐被人恥笑。」水運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冰心小姐既寫了水運名字，又寫著『為小女答聘』，寫完念與水運聽。水運聽了道：「怎麼寫『小女』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既認做親父，怎麼不寫『小女』？」水運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因拿了貼子回來，說與兒子道：「禮帖又是我出名，又寫著『為小女答聘』，莫說禮物是我們的，連這家私的名分已定了。」父子暗暗歡喜。

到了次日，過家行過聘來。水運父子都僭穿著行衣、方巾，大開了中門，讓禮物進去。滿堂結彩鋪氈，鼓樂喧天，迎接縣尊進去款待。熱鬧了一日，冰心小姐全然不管。到了客散，水運開了小門，接冰心小姐過去看盤，因問道：「這聘金禮物，還該誰收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父既認做親女，如此費心、費力、費財，這聘金禮物，自然是叔父收了，何須門我？莫說這些禮物，就是所有產業，父親又不曾生得兄弟，也終是叔父與哥哥之物。但父親遠戍，生死未知，侄女祇得暫為保守，不敢擅自與人。」水運聽了，鼓掌大喜道：「侄女真是賢淑，怎看得這等分明！說得這等痛快！」遂叫三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將行來聘禮，照原單都點明收了進去。正是：

事拙全因利，人昏皆為貪。

漫言香餌妙，端祇是魚饒。

過了月餘，過公子打點停當，又揀了個上吉之日，笙蕭鼓樂，百輛來迎，十分熱鬧。水運慌作一團，忙開了小門走過來，催冰心小姐快快收拾。冰心小姐佯為不知，懶懶的答應道：「我收拾做甚麼？」水運聽了，著急道：「你說得好笑！過家今日來娶，鼓樂喜轎，都已到門了，你難道不知？怎說收拾做甚麼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過家來娶，是娶姐姐，與我何干？」水運聽了愈加著急，道：「過家費多少情分，央人特為娶你，怎說娶你姐姐？你姐姐好個嘴臉，那過公子肯費這千金之聘來娶他！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我父親遠戍邊庭，他一生家業，皆我主持，我又不嫁，怎說娶我？」水運聽了，心下急殺，轉笑笑道：「據你說話，甚是乘巧，祇是你做的事卻拙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既不嫁，誰能強我？我有甚事，卻做拙了？」水運道：「你既不嫁，就不該寫庚帖與我。今庚帖已送至過府，祇怕『不嫁』二字難說！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不要做夢不醒！我既不願嫁，怎肯寫庚帖與叔叔？」水運又笑道：「賢侄女，這個不消賴的！你祇道我前日打金八字時，將你親筆寫的弄落了，便好不認帳？誰知我比你又細心，緊緊收藏，以為證據。你就滿口排牙，也賴不去了！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我若親筆寫了庚帖與叔叔，我自無辭；若是不曾寫，叔叔卻也冤我不得。你可取來，大家當面一看。」水運道：「這個說得有理。」

因忙走了回去，取了前日寫的庚帖，又將三個兒子都叫了過來，當面對質，因遠遠拿著庚帖一照道：「這難道不是你親筆寫的，還有何說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我且問叔叔：你知我是幾月生的？」水運道：「你是八月十五日亥時生的，生你那一夜，你父親正同我賞月喫酒。我是你親叔叔，難道不知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再請問：香姑姐姐是幾月生的？」水運道：「他是六月初六日午時生的。大熱大暑，累他娘坐月子，好不苦惱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可曾看看庚帖上，寫的是幾月生的？」水運道：「庚帖上祇寫八個字，卻不曾寫出月日，叫我怎麼看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八個字，叔叔念得出麼？」水運道：「念是念不出，祇因前日打金八字時，要稱分兩，也說『甲』字是多重，『子』字是多重，故記得『甲子』、『辛未』、『壬午』、『戊午』八個字，共重一兩三錢四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既是這八個字，卻是姐姐的庚貼了，與我何干？怎來向我大驚小怪？」水運聽了忽吃一驚道：「分明是你的，就是你自寫的，怎賴是他的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不須爭鬧，祇要叫一個推命先生來，算一算這八字，還是八月十五，是六月初六，便明白了。」

水運聽說，呆了半晌，忽跌跌腳道：「我女兒乖，便被你賣了，也便被你耍了，祇怕真的到底假不得。莫說過家並府尊、縣尊俱知我是為你結親，就是合邑人，也知是過公子娶你。雖是庚帖被你作弄了，然大媒主婚，眾口一詞，你如何推得乾淨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不是我推。既是過家娶我，過家行聘就該行到我這邊來了，為何行到叔叔家裏？叔叔竟受了，又出回帖，稱說是『為小女答聘』，並無一字及於侄女，怎說為我？」水運道：「我稱你為『小女』，是你耍認做親父，與你商量過的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是叔叔沒有女兒，便認侄女為小女，也還可講；況叔叔自有親女，就是要認侄女做親女，又該分別個大小女、二小女，怎但說『小女』？若講到哪裏，就是叔叔自做官，也覺理上不通！」

水運聽了這許多議論，急得搥胸跌腳，大哭起來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被你害的苦了！這過公子奸惡異常，他父親又將拜相，他為你費了許多錢財，纔講成了。今日吉期，請了許多顯親貴戚，在家設宴，守候結親，鼓樂喜轎，早晨便來伺候，到晚少不得，自騎馬到來親迎。若是你不肯嫁，沒個人還他，他怎肯干休！你叔叔這條性命，白白的要斷送在你手裏。你既害我，我也顧不得骨肉親情，也要將你告到縣尊、府尊處，訴出前情，見得是你騙我，不是我騙過家，聽憑官府做主。祇怕到那其間，你就伶牙齒，會講會說，也要拋頭露面，出乘弄醜！」一頭說，一頭祇是哭。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若要告我，我也不用深辯，祇消說叔叔乘父被謫，結黨謀陷孤女嫁人，要佔奪家私，祇怕叔叔的罪名更大了。」水運聽了，愈加著慌，道：「不是我定要告你，祇是我不告你，我的干系怎脫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若不牽連侄女，但要脫干系，卻甚容易。」水運聽見說脫干系容易，便住了哭，問道：「這個冤結，就是神仙也解不開，怎說容易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若肯聽侄女主張，包管大憂變成大喜。」水運見冰心小姐說話有些古怪，便釘緊說道：「此時此際，死在頭上，那裏還望大喜？祇要你有甚主張救得我，不被過公子凌辱便好了！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我想香姑姐姐，今年已是十七歲，也該出閣了，何不乘此機會，名正言順，就將姐姐嫁出，便一件事完了，何必別討愁煩？」

水運聽了，低著頭再思沉吟，忽又驚又喜說道：「也到是一策，祇恐你姐姐與你好醜大不相同，嫁過去過公子看不上，定然要說閑話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送去的庚帖，明明是姐姐的，他行聘又明明行到叔叔家裏來，叔叔的印帖，又明明說是『小女』，今日他又明明到叔叔家裏來娶姐姐，理合將姐姐嫁去，有甚話說得？就說閑話，叔叔卻無得罪處，怕他怎的？況姐姐嫁過去，叔叔已有家

山之尊，就是從前有甚不到處，也可消釋。豈不是大憂變成大喜？」水蓮聽到此處，不覺笑將起來道：「我兒！你一個小小女子，怎胸中有這許多妙用？把一個活活的叔子騙死了，又有本事救活轉來！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不是侄女欺騙叔叔，祇因叔叔要尋事，侄女不得不自求解免耳。」水蓮道：「這都不消說了。祇是你姐姐粗手粗腳，平素又不會收拾，今日忽然要嫁，卻怎麼處？你須過去替他裝束裝束。」

冰心小姐巴不得送了出門，祇得帶了兩個丫鬟過去，替他梳頭剃面，擦齒修眉，從午後收拾到晚，又將珠翠鋪了滿頭，錦繡穿了滿身，又替他裏裏外外，將異香熏得撲鼻。又吩咐他：「到房中時，祇說害羞，定要他吹滅了燈燭，然後與他見面就寢。倘飲合巹酒，須叫侍女們將新郎灌醉。又吩咐他：「新郎若見面有些嫌你的話，你便須尋死覓活驚嚇他。」香姑雖說癡蠢，說到他痛癢處，便一一領略。

剛剛裝束完，外面已三星在天。過公子騎著高駿馬，許多家人簇擁前來親迎了。水蓮無法擺佈，祇得捏著一把汗，將女兒撮上轎，聽眾人吹吹打打，娶將去了。正是：

奸雄雖然狡，無如智慧高。

漫言鳩善奪，已被鵲移巢。

過公子滿心以為冰心小姐，被他娶了來家，十分歡喜。迎到大門前下了轎，許多媒婆、侍女挽扶到廳中。錦帕蓋著頭，紅紅綠綠，打扮的神仙相似，人人都認做冰心小姐，無一個不嘖嘖贊好。拜過堂，一齊擁入洞房，就排上合巹酒來，要他與新人對飲。香姑因有先囑之言，除去蓋頭，遂進入帳幔之中，死也不肯出來。過公子認做害羞，便不十分強他，竟出到外廳，陪眾親戚飲酒。一來心下歡喜，二來親戚勸賀，左一杯、右一盞，直飲得酩酊大醉，方走入房中，看一看，祇見燈燭遠遠停著，新人猶隱隱坐在帳中。

過公子便乘著醉興，走到帳中來，低低說道：「夜深了，何不先睡？」香姑看見，忙背過臉去，悄悄叫侍妾吹燈。侍妾尚看著過公子，未敢就吹，過公子轉湊趣道：「既是新夫人叫吹燈，你們便吹息了去罷！」眾侍妾聽得，忙忙將燈燭吹息，一哄散去。過公子急用手去摸時，新人早已脫去衣裳，鑽入被裏去了。過公子哪裏還忍得住，連忙也脫去衣裳，鑽到被裏，一心祇說是偷相的那一位冰心小姐，快活不過，便千般摩弄，百種溫存。香姑也是及時女子，到此田地豈能自持？一霎時，帳擺流蘇，被翻紅浪，早已成其夫婦。正是：

帳底為雲皆淑女，被中龍戰盡良人。

如何曉起看顏面，便有相親方不來。

過公子夫妻恣意為歡，直睡到次早紅日三竿，方纔醒轉。過公子睜開眼，忙將新人一看，祇見廣額方面，蠢蠢然那裏是偷相的那位小姐？忙坐起來，穿上衣服，急急問道：「你又不是水小姐，為何充做水小姐嫁了來？」香姑道：「那個說我不是水小姐，你且再細認認看！」過公子祇得又看了一眼，連連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！我認得的水小姐的俊俏龐兒，如芙蓉出水，楊柳含煙，哪裏是這等模樣？多是被水浸之老狗騙了！」

香姑聽了，著惱道：「你既娶我來，我就是與你敵體的夫妻了！你怎這樣無禮，竟對我罵我的父親？」過公子聽了，愈加著急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他原領我偷相的是侄女冰心小姐。你叫他做父親，莫非你是他的親女兒，另是一個？」香姑聽了，也坐將起來，穿上衣服，說道：「你這人怎這樣糊塗！冰心小姐乃是我做官大伯父的女兒，你既要娶他，就該到他那邊去求了，怎來求我父親？況我父親出的庚貼，又是我的，回帖又明明寫著『為小女答聘』，難道不看見，怎說是侄女？你聘禮又行到我家，你娶又到我家來娶，怎麼說不是我親女兒？我一個官家女兒，明媒正娶到你家來，又親朋滿座，花燭結親，今日已成了夫婦之好，卻說鑽穴偷相這等敗倫傷化的言語來，叫我明日怎與你保持井臼，生育子嗣？看將起來，到不如死了罷！」因跳下床來，哭天哭地的尋了一條大紅汗巾，要去自縊。過公子見不是冰心小姐，已氣得發昏，及見香姑要尋死，又驚個魂出。

祇因這一驚，有分教：

才被柳迷，又遭花騙。

不知畢竟怎生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